

探討 NBA 球員與刺青文化

許永縉*

摘 要

刺青，又稱為文身或紋身，用有墨的針刺入皮膚底層而在皮膚上書畫出圖案或詞彙。在一些群體當中，刺青是一種勇氣的表現，刺青能得到同儕的認同，像在黑社會幫派中，有時刺青也是入會考驗之一。包括臺灣泰雅族和賽夏族之內，世界各地的原住民都有在面部刺青的傳統，古埃及更利用刺青來畫分社會地位，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的婦女流行在唇部紋上紅色，類似現代的紋唇、紋眉等永久性彩妝的美容方式。

然而刺青的運動員在西方國家蔚為風潮，主要是他們對刺青賦予著深層意涵。如 NBA 球員除了在球場上展現精湛的球技外，他們身上的刺青也是球迷在欣賞比賽之於的另類觀戰焦點。

*高英工商體育科老師

壹、前言

刺青，又稱為文身或紋身，用有墨的針刺入皮膚底層而在皮膚上書畫出圖案或詞彙。中國在古代就有關於刺青的記載，例如：《墨子·公孟》：「越王句踐，剪髮如身。」而刺青是既前衛又古老的身體雕塑(boby modification)，它是歷時最悠久的藝術創作，也是曾經為統治者臨幸的管治手段，先秦時代以來黥刑(刺青)就是在犯人臉上刺字，在中國古代典籍中，就曾出現文身、鏤身、紮青、點青、雕青等文字，部份的刑罰讓人對刺青產生負面的印象，但在許多文化中，刺青是一種社會階級與地位的象徵。包括臺灣泰雅族和賽夏族之內，世界各地的原住民都有在面部刺青的傳統，古埃及更利用刺青來畫分社會地位，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的婦女流行在唇部紋上紅色，類似現代的紋唇、紋眉等永久性彩妝的美容方式。80年代中期，刺青逐漸開始在西方世界流行，其流行痕跡更橫向的跨越不同性別、階級與世代。究其流行的種種元素，媒體的渲染力更功不可沒，例如：首開 NBA 球星刺青公牛隊的羅德曼(Rodman,D.)。這種身體圖像透過媒體的發散效果當然是造成流行的主要元素，但眾所皆知的，刺青不同於一般的流行裝扮，如：化妝、染髮，刺青不但必須接受痛的過程，同時也是個永久的身體裝飾，一但烙印變終身相伴。翻開歷史，刺青在不同的時代，脈絡下展現了迥異的象徵意義，社會架構的轉變以及文化的形塑固然是無可忽視的原因，但在喪失嚴格社會身分標記的功能下，在不符合人類衣冠文物進步的身體潮流中，刺青不但沒有消失，反而成為現今獨樹一格的身體藝術，並成為人們「自我」認同的手段。

在一些群體當中，刺青是一種勇氣表現，刺青能得到同儕的認同，像在黑社會幫派中，有時刺青也是入會考驗之一。因此刺青是給人與黑道中掛鉤刻板的印象(維基百科，2010)。雖然台灣社會風氣有逐漸改善，但是刺青總是與罪犯河流域混為一談。久而久之，這樣先入為主的觀念，成了台灣社會對刺青價值的認定。相對地，會形成這樣的觀念，主要是罪犯者和流氓這股社會惡勢力，逐漸地影響人們也造成畏懼、害怕的心理。

因此，刺青在現代人的眼裡有著二種看法，一者藝術；二者是犯罪標誌。由於前者為從事藝術者與青少年居多，刺青的目的不外乎就是要表現自我，展現身體的美觀；而後者則視為犯罪標誌或幫派之間認同的符號，以上兩者目前也是現今社會最普遍見到的現象。

從當前社會情境來看，刺青雖趨於負面影響居多，並附有罪惡的象徵，但少數仍然認為刺青還蘊載著某種特殊意義。如今，隨著媒體傳播的盛行，我們逐漸發現到刺青的行為除了幫派的認同、流行美觀外，自我價值提升之外，在其他領域之中可能令有意涵。對於運動場上刺青的出現，又以美國 NBA 的球員最為普遍，

幾乎人人身體上都有刺青的存在，他們對刺青的展現可說是一覽無遺。相較之下，台灣 SBL 球員有刺青的屈指可數，而刺青象徵的意思亦顯得多元，為了能了解籃球選手選擇刺青背後的意涵，研究者在找尋刺青相關研究文獻的過程中，赫然發現，國內、外在研究運動選手刺青的議題可說是少之又少，與此同時

對於這還未被挖掘的研究旨趣，引起研究者極大關注。

貳、探索刺青原始風味

「刺青」一詞起源於西元前四世紀非洲東北的努比亞(Nubian)。十八世紀英國的庫克(Cook,J.)船長從事航海冒險時發現，原來歐洲以外的世界有許多人不但穿衣服，還會在皮膚上塗彩、癍痕(scars)、穿洞(pierce)以及刺青。庫克用南太平洋玻里尼西亞人(Polynesian)「敲擊」一詞的發音，將這種用「野豬牙、海龜殼與細針在皮膚上刺洞上顏色」的行為以及用這種方法繪成的圖案稱之為 tattaw 或 tattow，此為英文 tattoo 的由來。

英國商人 John Long 在《印地安旅遊記》一書中提到，印地安人相信人與動物存在血緣親屬關係的信仰，而使用這一詞。半個世紀後，又有一個英國旅行家 Grey 考察澳大利亞土著部落，他在一八四一年出版了《澳大利亞北部和西部探險記》一書，裡面提到澳大利亞土著民族中也有存在圖騰的現象，並與北美印地安人的圖騰相比較印證，此後，圖騰一詞，為醫學廣為使用。然而，在圖騰文化的現代各民族中，含意各不相同，有些把圖騰看作是氏族的標誌或象徵；有些認為是部落的血緣親屬；有些則認為圖騰是自己的祖先或保護神；有些則把圖騰看作是具有多種意義的有生物與無生物。

圖騰本身就是一種符碼的標誌，而這些標誌在原始民族的認同下，逐漸成為威信、資格和地位的象徵，由於原始民族對圖騰的認定，且可以帶來有幫助及重要的利益，又具有子女歸屬、財產分配和權力劃分等意義，由此可見，圖騰符號將隨著社會發展的需求而被賦予越來越多且複雜的意義(陳創生、荀至效，2003：138-139)。

參、圖騰的意涵

原始社會的刺青是神聖的生命標記，亦是社會成員身分的強制性記號。透過刺青，人在某種意義上變成一個符號，經由約定的意義，被賦予一種象徵性的宣示力量。刺青在原始社會裡往往和成年儀式聯繫在一起。由於圖騰種類諸多，每個人對身體符號的認知，會隨著在不同的社會結構下產生不同的觀感與認同。岑家梧(1987：53)指出，身體符碼形式諸多，除了身體的敷痕之外，像結髮、鑲唇、穿鼻、毀齒等，都視為圖騰民族模仿圖騰的身體裝置。此外，人體的裝置種類可分為三大類：一、固定的；及各種永久性的身體裝飾，如癍紋及安置耳鼻唇飾。二、不固定；即以物暫時附繫於身體的裝飾，懸掛綫帶、條環等。三、繪身；介於上述兩者的中間，且是最早的一種裝飾(陳國鈞，1977：231)。由此可見，從過去到現在，人們對身體的裝飾從未消滅過，甚至還衍生出更多元化的身體符號。由於現今社會的人們對於符號產生的種類多樣化。在此，研究者暫分為永久性及時時性兩類，對於暫時性的符號，包含了毛髮的改變(龐克頭、燙髮與染髮)、服

裝、飾品(手環、腳環、項鍊、低腰褲)甚至穿洞(耳環、鼻環、舌環與肚臍環)等；其中最重要的則是永久性符號，它屬於不可抹滅的標誌，且是伴隨一生的印記，如刺青、紋面與古代烙印等。在此這些身體符號，逐漸成為時下年輕人追求流行與時髦的一種手段，卻也展現了反叛、獨特、美觀及流行的象徵。

肆、運動員的身體符號

身體本身就是符號的象徵，運動員除了藉由身體活動來展現技能之外，對於身體符號的改變更是令人所矚目的焦點，例如：刺青、毛髮的改變(染髮、辮子頭、燙髮)、身體穿洞或服裝裝備的標新立異，均視為身體符號的一種象徵，在同時，也彰顯出個體的獨特性，所以在運動場上的選手在展現身體符號的當下，更是表達自身與眾不同的一面。像是國內 SBL 中的台灣啤酒隊，每一位球員包括教練，經由行銷總監的打造下，在比賽前都會在毛髮上進行設計與打扮，以表示該球隊的獨特性；此外讓人印象最深刻的還有裕隆隊的曾文鼎，他留著一頭飄逸的長髮再球場飛揚，讓人不禁懷疑場上這位球員是男還是女，而一頭飄逸長髮也成為他在 SBL 的招牌象徵及符號。此外在世界盃足球賽，人氣旺的明星球員更是場中的目光焦點，例如 Beckham、Zidane、Ronaldo、Christiano Ronaldo 等，他們的髮型也時常帶動全球流行。除此之外，運動基本配備穿戴也是展現個人獨特的風味或信念，但眾所皆知的是，刺青不同於一般象徵，是因為要承受刺與痛的過程，同時也是終身相伴的印記。

然而刺青的運動員在西方國家蔚為風潮，主要是他們對刺青賦予著深層意涵。如 NBA 球員除了在球場上展現精湛的球技外，他們身上的刺青也是球迷在欣賞比賽之於的另類觀戰焦點。前 NBA 球星 Dennis Rodman，他在《盡情使壞》一書提到，「當我轉到馬刺隊時，便開始改變髮型，並不是要聲明，就只想要做大膽的改變，改變性格、改變比賽球風，因此不斷的在髮色上做變化。第一次刺青時，聯盟裡，或是所有運動項目裡，很少有人刺青。現在回過頭在看看，現在每個人身上都有刺青，所以表示我在當時是獨領風騷的人。由此可見，大多數的運動員對他的所作所為出自於個性使然，對於他另類的風格再搭配與眾不同的造型，面對外界異樣眼光的注視與討論，仍然無動於衷，其目的只是要表現出真實的自我，並做自己想要做的事，卻展現出現代運動選手對身體符號的自主性。另外，身高 6 呎的「戰神」 Allen Iverson 身上的刺青，居然多達 23 個以上。其中，他頸部右邊刺著「忠」的漢字，代表他對家人、球隊及朋友忠誠；此外，他右手前臂刺著仰，這有著尊敬、景仰的意思；身上漢字刺青最明顯的 NBA 球員應該是現任快艇隊當家中鋒 Camby，他的右肩刺著大大的「勉族」。籃球功夫一把罩的 Camby 表示，「勉」有著凡事都要努力完成的意思，而「族」則代表他熱愛自己的家庭；還有左手臂內側刺著「患得患失」的金塊隊戰將 Martin，大概不了解這句話的意思！原本「患得患失」是解釋一個人得失心很重，不過，Kenyon Martin 卻說：「這個刺青是要提醒我自己不能夠自滿，隨時都要不斷求進步。」還有巫師隊的 Arenas，日前他因

為 Obama 贏得總統選舉，在手指上次了歐巴馬的競選口號「相信，我們相信(Change We Believe In)的字樣」。而在 NBA 全聯盟刺青球員最多的金塊隊，每個球員對刺青都賦予了意義，如 Chauncey Billups，也有幾個意義深重的刺青，他把家人刺在背後；還有靠著刺青成為球場焦點的人，首堆「鳥人」Andersen，他全身花花綠綠的刺青，成了場上色彩最多的球員，而他最有名的刺青，就是在二頭肌上的翅膀；此外，「甜瓜男孩」Carmelo Anthony 也有著滿臂刺青，但最具故事性的一個胸口上的字樣，「沒有痛苦就沒有成就(Does not have the pain not to have the achievement)」。2006 年 12 月，Anthony 因為與尼克隊的群毆事件，遭到聯盟競賽 15 場，他把此視為職業生涯的低點，看著同批的 Dwayne Wade 已嘗過冠軍滋味，LeBron James 也曾打過總冠軍賽，而他還是被評為進攻不錯，防守很糟的小球星。於是 Anthony 在胸口刺上這句話激勵自己，現在他說「我成長很多了，現在我更有耐心、沉穩，也懂得相信全部隊友」。

對於刺青運動員在西方國家比比皆是，相較之下，在台灣社會族群中，有刺青的運動員可說是微乎其微，不過仍有少數的運動員依然對刺青的行成賦有某種特殊的意涵，其中以台啤隊中的射手楊玉明身上也有刺青，而他主要的用意是紀念已過世的母親，陳雍仁(2009)提到，楊玉明的母親四年多前過世，但他無一日忘記，為了紀念母親，在左手臂上刺青，次上母親的姓名以及忌日，加上家人的星座，他說：「希望有家人的支持，能夠讓我一嚐冠軍的滋味！」。然而運動員對身體符號的產生的原因諸多，像是為了吸引眾人的目光而去改變自身的外觀或者是紀念某些人事物而在身上留下了痕跡等，但最重要的則是運動員對刺青的意涵能否徹底實踐，而這些也是本研究所關切焦點，在此，運動員對自身刺青的誕生，其實都有一段刻苦銘心的故事，並且將些故事烙印在身體上，以作為激勵自己、紀念親情及友情等作用。同時也是擺脫過去的自我，並實踐刺青所賦予的意涵。

伍、結論

從本文探討中，研究者尚無法對現代刺青妄下定論，畢竟，刺青是個既古老又時尚的行為，蘊含著既沉重又任意的指涉，若再考慮台灣本土與歐美刺青的不同歷史包袱，則現代刺青對人們的意義則更加難以斷言。在現代社會中，刺青或許已喪失了神聖的功能，卻也因此具有更積極的意義，因為，刺青不再是部落族群或國家對個人的宣稱，而是刺青者本身對自己的自我宣示，刺青成為彰顯個性、宣稱自我的美學遊戲。

由於時代潮流的演變，刺青不再是低階份子所擁有的，漸漸的走向流行時尚的尖端，讓許多人趨之若鶩。但研究者認為，在社會之中的每一個個體都有各自的獨特性，特別在刺青這個行業尚未受到大多數人認同的時代下，會選擇在身體上刺青，其背後都有一個屬於自己的經驗故事。

參考文獻

- 雅虎奇摩知識家
- 我自己
- Google 搜尋